

号也狂医生

俞天白



河北人民出版社

吾也狂医生

俞 天 白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石 家 庄

吾也狂医生

俞天白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5 1/2印张 384,000字 印数：1—27,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83 定价：1.40元

内 容 提 要

当今，众多读者要求于小说的，是表现战斗的，惊险的，爱情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本书则描写四十年代浙中地区一个老中医的生活故事，可能使爱看热闹的读者有失所望；然而，它写得深沉，有韵味，那些指望通过艺术了解社会、探索人生意义的同志却会从中得到相当的满足。

本书题材别致、新颖；构思匠心独具；语言清丽、典雅；叙事、写人，笔致从容，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都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小说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描写，与精致、传神的插图，互相辉映，给读者以丰富的美的艺术享受。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青菜萝卜医生”	(3)
第二章	黑漆大门上的对联	(10)
第三章	出路和希望	(19)
第四章	骨气	(24)
第五章	眼泪洒在医书上	(32)
第六章	醉心教子为消愁	(41)
第七章	新结识的朋友	(47)
第八章	水漫街市	(58)
第九章	幻灭	(64)
第十章	“皮球”，滚进了家门口	(71)
第十一章	不做摇尾巴的狗！	(82)
第十二章	火炬照群山	(93)
第十三章	一个比喻	(105)
第十四章	离家	(116)
第十五章	清秋夜归人	(122)
第十六章	闯山门	(130)
第十七章	开诚布公	(139)

第十八章	堕崖·····	(148)
第十九章	红旗在山林中招展·····	(155)

中 卷

第一章	“双双眼睛看着我”·····	(163)
第二章	一滴山坑水·····	(173)
第三章	洞箫和声·····	(185)
第四章	在观音桥头教堂前·····	(194)
第五章	药·····	(207)
第六章	匕首上的信件·····	(217)
第七章	冯大妹姑姑·····	(226)
第八章	浮桥的这边和那边·····	(236)
第九章	金龙，必将入云·····	(244)
第十章	烟交雾织说医道·····	(255)
第十一章	这也是战斗·····	(263)
第十二章	求医·····	(272)
第十三章	令人费解的一副对联·····	(285)
第十四章	家恨国仇，化为动地惊雷·····	(295)
第十五章	拜师·····	(308)
第十六章	第一枪·····	(318)

下 卷

第一章	不明来历的角色·····	(331)
第二章	疑病压山村·····	(340)
第三章	逆流挽舟·····	(350)
第四章	刁狐狸碰上了好猎手·····	(358)

第五章	“你，就是我的孩子！”	(371)
第六章	把对子描浓	(384)
第七章	转折	(392)
第八章	回马时刻	(400)
第九章	牛鼻头里传刀	(413)
第十章	满带硝烟的信息	(420)
第十一章	重返河湾镇	(429)
第十二章	象爸爸	(442)
第十三章	爸爸也要象爸爸	(450)
第十四章	同等的意义	(463)
第十五章	生命虽终志未终	(476)

题外的一章	谁是吾也狂？	(488)
-------	--------	-------

上 卷

怎奈豺狼当道阻，
穷途潦倒只彷徨！

——文超尘：《七律·赠友》



第一章 “青菜萝卜医生”

搬家了，舅舅把我放在槽篮^①里，一扁担挑到了河湾镇。城里到乡镇的通衢大道上，间隔几百米就有个大土墩，把黄泥大路变成一截截的，狭狭的。狗尾巴草长在土墩上，迎着秋风瑟瑟抖动。舅舅说，这是拦阻日本佬的汽车的，日本佬投降了，还没有来得及铲平呢！

我还不知道对生活旧地的依恋，更不懂得“上屋搬下屋，蚀去一担谷”，爸爸妈妈对搬家的不得已与辛酸。只知道，到外婆家里去，是件愉快的事。——外婆的家，就在新家半里路外的镇头村上。

我们新的家，是两间和人家毗连的楼房，向人典借^②的。杉木排门，麻石台阶，面临丈把多宽、铺了鹅卵石的小街。离清流滚滚的清华江只有一里地。我们把它隔成了三小间：爸爸的诊疗室、卧房、灶头间。

来到这里，爸爸的名字还没有改成吾也狂，仍叫文超尘。他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请两位舅舅挑砖抬土，在家门口左边垒起一堵两丈多高，三尺多阔的照墙，用石灰刷白，当中写一行海碗大的字：“中医师文超尘诊所”；旁边写着这样一些饭碗大的小字：

① 盛谷米的竹篓，类似江西的皮篓，口圆底方，上大下小。

② “典”是一种租借形式，客户向房东先交纳一笔典金，在协定的居住期限内不再另外交纳房租。

“专治内科、妇科、儿科”。第二件事是写门联。摇头晃脑地推敲了老半天，终于写出了草稿。他是从来不按照一般风俗行事的，旧历的新年没有到，就把大红撒金的门联，贴上了窄狭的、双开木板的门扇上：

十载业医堪果腹
三春垂钓可陶情

他嫌自己的字不潇洒，和照墙上的字一起，都是请镇上一位老先生写的。这位老先生有个古怪的名字：余非我。胖墩墩的。抗日战争开始那年，爸爸刚从上海回乡，他生了场重病，被爸爸治好了，就成了知交。他同爸爸一样，欢喜吟诗作文，写了念，念了写，哼哼哼的，象唱歌，象念经，浑身都摆动。他和他老婆在中街巷口摆馄饨摊，每逢二、五、八河湾镇集市，他帮老婆烧火，灰尘、柴屑、面粉沾了一身，照样拖着长腔低吟浅唱。

爸爸要我喊他伯伯。

那晚，他被请到我家写字。妈妈炒了几个小菜，拷了斤黄酒。他写完字，就在昏昏的美孚灯下，和爸爸对饮。

爸爸不大会喝酒，两杯下肚，面孔就红了，嗓门也粗了：

“我原想，日本佬被赶走了，日子会好过一些。想不到还是一片乌烟瘴气。那么小小的一个县城，也是为了蝇头微利充满了勾心斗角、你争我夺！这儿好，镇不大，有点象乡村，虽无东篱，但南山还是天天可见的^①，哈哈！”

“对你，”伯伯摇着微醉的胖颅头壳，“城里总比这儿声望大些。行医，就得靠声望呀！”

爸爸怔着双眼看着伯伯，象给触动了什么。夹了一口菜，嚼

① 东晋诗人陶潜有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超尘这里是表示自己也要过陶潜那样隐居生活的意思。

了好一会，口气里，才充满了希望：

“凭我这一身本事，声望，可以从头树立起来！”

“可是，”伯伯的酒量不小，一仰头，一盅又下肚了，“别以为这儿好哇，老弟！你会知道，这儿也不是象你想的那样是个安乐地！”

就这样，爸爸在河湾镇开业行医了。除了余伯伯和镇上唯一的中药铺“从善堂”的照例为拉拢医生的一些礼节外，没有人送什么条对之类的东西来祝贺。外婆一家，连置辆水车、办双槽篮或水桶也要叫爸爸给他们号名字的，只知道给我们出蛮力，哪知道什么“乔迁”的礼节？爸爸也不兴这一套，什么也不在乎。

病人上门来了。爸爸好象一点也不懂得在一个新环境里，应该用一些办法，树立医生的声望。他还是同过去一样直来直去。

深秋的一个上午，来了个胖女人。圆脸，画过眉毛，擦一脸脂粉。她伸出雪白的手，让爸爸切脉。可真引人注目，她的手背、手节上，都是一个个圆墩墩的肉窝；翻过来，嫩得同我们的脸皮一样。她说胃口不开，晚上睡得不香。爸爸问了好多话，别的什么不舒适也没有了。爸爸说：

“少吃鱼肉，多吃青菜萝卜，想办法找点生活做一做。这比吃药还灵。”

爸爸没有开方子。胖女人带着气，走了。我在门口，看她一扭一扭地走到街心，碰到另一个女人，她就拉住，敞开尖喉咙诉说：

“这种医生，狗屁不通！要我去做生活，叫我吃萝卜青菜！天杀胚！再去拜几个师傅，学会本事以后来挂招牌吧！”

爸爸听见了，从门里跨到麻石台阶上。胖女人已经走过几家店面，他就下去拦住另外那个女人解释：

“她哪里是毛病？找点生活做做，吃得清苦一些就好啦！我是医生，这也是治病的方子呀！”

爸爸的眼珠冒出来，滚圆滚圆的，眼白，泛出淡青色的光。那个女人只是笑着，很不热心地敷衍，也好象听不懂爸爸的话。

爸爸见那胖女人一扭一扭地还没有去远，想赶上去解释。刚跨出几步，就被站在门里边的妈妈喊住了。妈妈说：

“废话多什么呀？吃药，是她自己的事，她欢喜吃，你有本事，就开方子叫她去吃！”

爸爸很委屈地回来了。走进门，对妈妈的指责满脸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自言自语：

“你总这样！”

“有钞票不赚，还得罪了人，你这脾气不改，老婆儿子都要陪你用裤脚管擦眼泪！”

以后，我从几个小伙伴的口里听说，那个胖女人是这个镇镇长的哥哥的姘头。镇长的哥哥叫陈家荣，也是在这个镇上行医的医生。“姘头”是什么呢？我把这个胖女人的身份告诉爸爸以后，问爸爸。他只是冷冷地笑了笑，然后低垂着眼皮沉思了。

过了几天，一只大箩筐，象抬一只山羊似地抬来了一个中年病人。他一躺到藤躺椅上，右腿跷得笔直，嘴上哼啊哼啊地呻吟，断断续续地说，小肚子右角上疼得不得了，腿也弯不成，不知得了什么鬼急病！

“急性盲肠炎！”爸爸看了后，失声地把诊断喊了出来，“我是内科医生，没办法医！我不会开刀！快送杭州大医院去，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爸爸还摸出怀表，看了看时间。

来人们都紧张起来了，连问几个“真的么”？就匆匆忙忙地抬走了。

三天以后，舅舅来赶集。他告诉爸爸，那个害盲肠炎的，是他们同村的。昨天死了，丢下了一群儿女！他们刚从我家抬出去，就对爸爸的诊断发生怀疑，再去找陈家荣医生。陈医生一口包下来，说他包医包好。钞票刚付足，病人就断了气。

爸爸握着拳头顿着脚，说：“庸医杀人不用刀！”他几乎流出眼泪来了，拿了三尺多长的湘妃竹长烟筒，就去找这个信口开河、

骗钱害人的陈医生。他冲也似的出了门，一会儿，便慢慢地趔了回来。说：

“怪我。那天，我应该送他上汽车！”

日子，就在病人很少登门中打发过去了。一天下午，我到街上买酱油。柜台太高了，看不见店堂里面的人。双手举到颅头顶，递上了酱油瓶。喊了几声，才从柜台上伸伸出个颅头壳来，看了我一眼，就传出来一阵吃吃的笑声：

“原来是那个‘没办法医’的‘青菜萝卜’医生的儿子！”

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叫我。但那笑声，冷冷的、辣辣的，不断在我耳际萦回。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才领悟到这名称的来历。从此，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家叫我“没办法医”的“青菜萝卜”医生的儿子。

听得多了，我忍不住，把这名称告诉爸爸和妈妈。

爸爸的眼睛睁圆了，泛着青白的光，很可怕。妈妈的火气也来了，指着爸爸的面孔直嚷：

“好哇，好哇！你听，在上海，受不了流氓地痞的敲竹杠，再加上日本佬来了，逃难回来了。那没办法。在城里，你又给人挤出来。到这里，还不到一个月，就落得这个名声！你，你还钻到什么老鼠窟窿里去？！”

“到处都这样！”爸爸也很气愤，“我只凭我的本事，凭我的学问、医术……”

“本事？学问？”妈妈紧紧地责问，“你就没有赚钞票的本事，有的是叫你老婆孩子吃苦的本事！”

“穷死，我也不能去骗钱！穷人生了病，已经够可怜的了，我怎能趁火打劫？！”

“那个陈家荣的姘头也是穷人？”妈妈一把把我拉过去，翻开我的领口，“瞧一瞧，你儿子的换洗衣裳在哪里？”又拉起我的衣襟，“数一数，裤子上缝了多少个补钉？想一想，老大的学费交清

了没有？”说着，她掉起泪来了。

我哥哥叫沪生，在高级小学念书，寄宿在学校里，明年夏天毕业。

爸爸不忍看我的衣裳，低着颅头，拖着他爱用的、为了使自己具有绅士风度的湘妃竹长烟筒，出去了。妈妈那股火气，教我感到害怕。我就尾随着爸爸走。默不作声地穿过柔软稀松的江滩，到了清华江边。他站着，凝视着悠悠的江水。然后，蹲下身来，让灰布长衫的下摆摊在沙地上，搂着我的腰，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象有一肚子话语，向我诉说：

“孩子，你不幸生在这个世界！到处是同行嫉妒！到处是骗钱的江湖术！……我在这里，和人们无冤无仇，谁会来毁谤？只有陈家荣医生！……他同我见过的许许多多江湖术士一样！他们，把切脉之类，都说得神乎其神！三个手指，竟说成能测知千万种病症的宝贝！骗人的鬼话！手指一放在手腕上，就可以知道病人的体温，他可以说：‘你发烧’。进一步又断定：‘你怕冷’。一看舌苔，更可以说：‘你胃口不好，口发苦’。发烧，多数恶寒；苔厚，必然食欲不振，嘴里发苦。诸如此类，在不懂病理的病人听来，难怪要把这医生当成神仙了！他们，就凭这一套，取得病人的信任，叫病人甘心情愿地受他们的欺骗、讹诈！这完全是一套骗钱的江湖术！”

爸爸说的这一些，我半懂半不懂的。可是，他是那么认真，象对他最亲密的老朋友诉说，又象对千百个受了骗的病人诉说，我怎能不凝神倾听？

“他们明明把病医重了，人医死了，却也能说得病人或病人家属死心塌地，他们却没有半分责任！开了方子，他们会告诉病家：禁吃什么什么，如豆子之类。病情恶化了，他们会问：病人服了药以后吃过什么？如果禁吃豆子，豆腐，当然不行，要是说吃了点面，这种医生就会拍案而起：‘你看，你看，我的药当然不

灵啦！面里放了酱油，酱油不是豆子做的么？’……一句话，医生医术高明，就是病家自己没有调理好，死也活该了！他们趁病家的焦急、对医药的无知骗钱！而不少人，也被他们骗了还不明白！而我，在上海念过大学，又跟名师学医三年，能背整部张仲景《伤寒论》^①的医生，老老实实行医，想以医术济世的，竟给他们诽谤成为‘没办法医’的‘青菜萝卜’医生！……”

爸爸很激动，眼睛红了，慢慢地，泪水溶满眼眶了，把我紧紧地搂住，使我喘不过气来……

“孩子，爸爸这样行医是对的吗？”

我不理解爸爸这席话的深刻含意，只觉得爸爸太痛苦了，还是用点头来安慰爸爸吧！

江风，迎面扑过来，带来江对面萧瑟的群山、荒漠的河滩地和秋江混合而成的清冷之气，侵袭着我的全身。汨汨的流水声，仿佛在召唤爸爸眼眶里的泪珠，快快滚落下来，跟随他们一起奔流。

爸爸徐徐地松开了我，站起来，拍拍长衫下摆上的沙土，看着眼前清澈的、波光粼粼的流水，听着水声，很久，很久，才轻轻地念出这么两句诗：

“‘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②！”

天慢慢黑下来，江面上，飘起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气，在隔江的山峦、林木前，拉起了一层朦胧的阴翳。我感到冷，催爸爸回家去。

爸爸蹲下身来，问我：

“你会怪爸爸无能么？”

我摇了摇头。

①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东汉末年的名医。《伤寒论》是晋代名医王叔和、宋代名医林亿等人先后根据他的《伤寒杂病论》整理、补充而成为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之一。

② 屈原：《离骚》。

第二章 黑漆大门上的对联

我，一个刚刚揩尽黄鼻涕、脱去开裆裤的幼稚孩子，还不懂得这个五花八门的社会里，人生，有多么的艰辛，世事，有多么的纷繁。只从爸爸妈妈或亲友们平常的闲谈里，粗略地知道爸爸走过的生活道路，知道爸爸从事医学，是很偶然的。北伐战争失败后的第一个春天，爸爸中学毕业。念过几年私塾再进中学，毕业时已经二十一岁了。他满怀用科学救国的希望，到上海一所大学念书。读了一年，作木匠糊口的祖父去世了，爸爸奔丧后回到上海，交不起学费，又无处告贷，生平唯一的一次，去向一个同乡求助。这同乡姓刘，是一家纺织厂的经理，他从乡邻口中久闻爸爸的文才，他不掏腰包，却用一张作生意人的巧嘴，聘请爸爸做他的家庭教师，等他两个念小学的儿女学业有了长进，再去复学。爸爸一想，凭自己本事筹集学费，最好。就欣然在刘公馆的小阁楼里住下了。不料，还没有过一个月，爸爸病倒了，而且病势日益沉重。刘经理发觉给自己找了个包袱，借口家庭开支太大，把自己子女送回了学校。这就是赶爸爸呀！不愿看人白眼的爸爸，一气之下，用自己一双面条般软的腿，拖着如柴般瘦弱的身子，扶着刘家油光闪亮的高墙，离开了刘公馆，一头倒在风雪地里。那时，我妈妈，新来刘家公馆里的年轻女佣，刚巧送少爷小姐去学校回来，扶起爸爸，悄悄地送爸爸到刘家一个种花的老伯伯的亭子间里住下了。妈妈当了自己的衣物，去向一个老中医求诊。这位名噪一时的老中医，只三剂药，便把爸爸从死神的手里拖了回来。